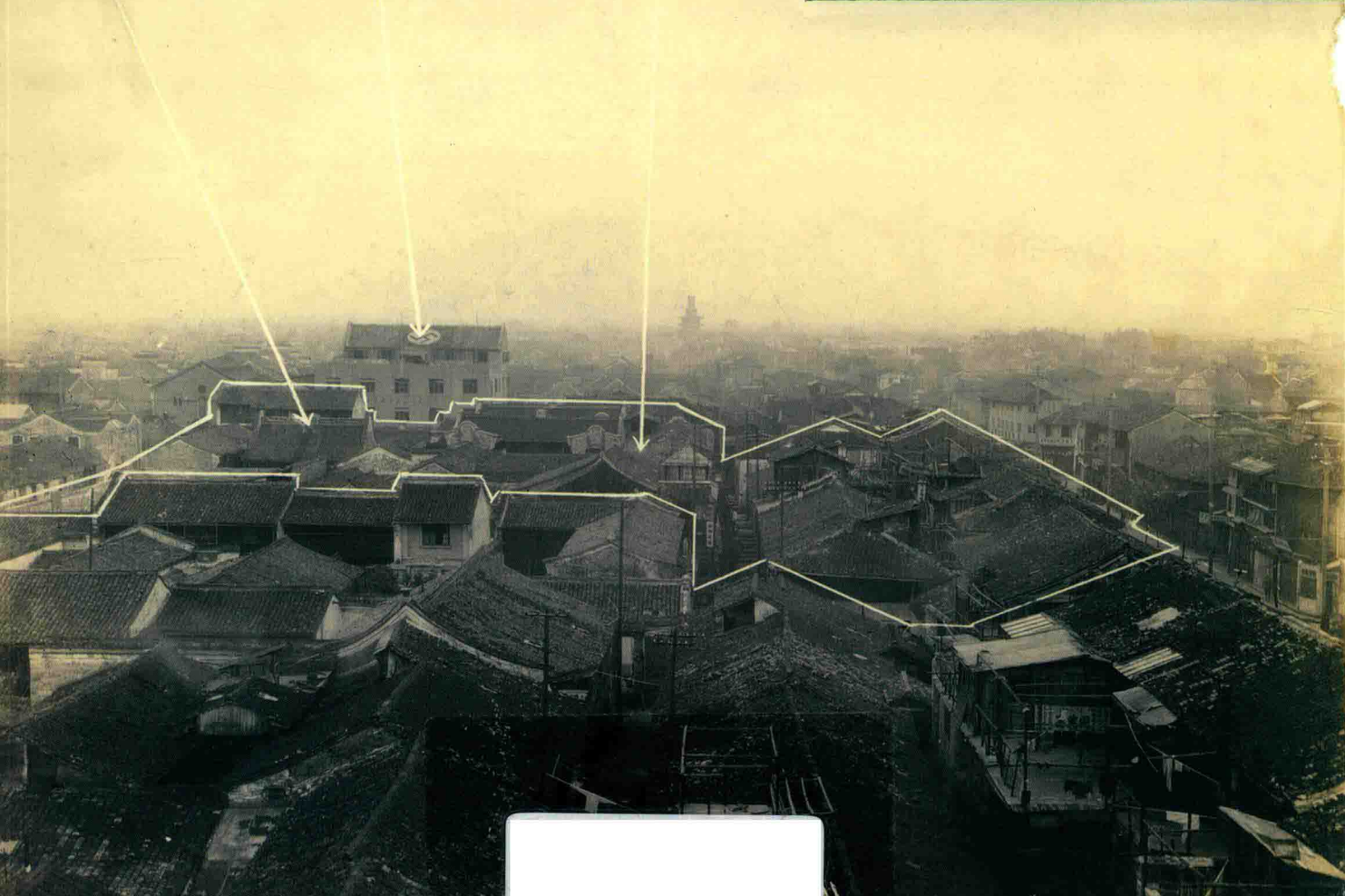


醫離隔部丙 院醫離隔部乙 院醫離隔部甲 影攝圖全區疫縣鄞



一组最新发现的**现场照片**  
再现了**1940**年这场空前**惨烈**的**巨祸**

# 宁波鼠疫纪实

◎ 水银 编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一组最新发现的现场照片  
再现了1940年这场空前惨烈的巨祸

# 宁波鼠疫纪实

水银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鼠疫纪实 / 水银编著. —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26-2237-9

I. ①宁… II. ①水… III. ①侵华日军—战争罪行—  
史料—宁波市 IV. 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5965号

版权声明：

本书所刊高精度鼠疫现场组照之全部或局部影像，均受版权保护，任何个人或单位以任何方式使用，都须与本社联系。未经本社与收藏者一致同意而使用，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 宁波鼠疫纪实

编 著 水 银

责任编辑 沈建国 霍佳梅

责任校对 朱璐艳

责任审读 王 丹

装帧设计 觅仕文化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印 刷 宁波三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5.25

字 数 85千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237-9

定 价 42.00元

## 正视历史，铭记教训

一组触目惊心的画面，把我们带到了 75 年前发生在宁波的一场空前惨烈的灾难——开明街鼠疫：1940 年 10 月 27 日，一架日机在宁波城内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上空投撒了大量染有鼠疫病毒的跳蚤、麦粒、粟米和面粉……一个多月间，造成 112 人染疫死亡，144 间房屋毁弃，近百户人家流离失所，城市中心留下一块 5000 平方米的疮疤——鼠疫场。

这是宁波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

由于是在战争期间，宁波发生鼠疫，除当地《时事公报》外，全国性的媒体几乎没有报道。紧接着，宁波又全面沦陷，这场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在当时并未被广泛揭露。抗战结束后，美国人与日军 731 部队做了私下交易，免除了对其所有成员的战犯起诉，于是这场丧心病狂的细菌战，始终未能彻底清算。

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也不应忘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出版这部以一组扑灭鼠疫的现场照片为主要内容的图集，就是要铭记这段惨痛历史。书中这些照片原件，是近年从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的，记录了封锁疫区、隔离防治、捕鼠灭蚤及焚毁疫区等各个环节。它是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细菌战的原始资料，也是日本侵略者利用鼠疫侵略我国、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证。这些照片均为官方各级档案馆所未见，是 70 多年来首次向社会公开。我们约请照片收藏者水银先生专门就图像资料做了详细的解读，还邀请疫难幸存者、也是鼠疫的调研者胡鼎阳先生补充了部分图片，并对全书作审读。相信本书的出版，能让读者对当时宁波的鼠疫有一个比较详细、直观的了解。

历史不单纯是“过去的事”，对历史的态度更昭示着未来的路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先辈曾告诫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几乎是一部苦难史，“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才挺直了腰杆。所以，我们必须铭记历史，凝聚力量，发愤图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编者

2015 年 8 月 3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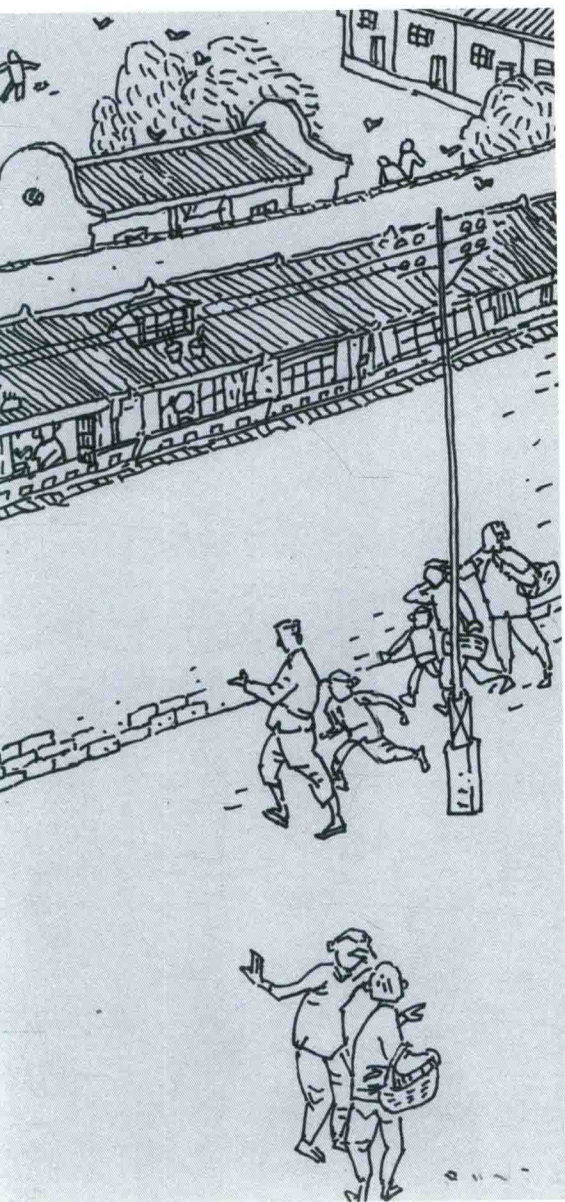




1935年改建中的开明街



19世纪70年代末，英国循道会在开明街设开明讲堂



# 目录

---

CONTENTS

正视历史，铭记教训	
序 章 宁波鼠疫始末	1
第一章 疫区概况	12
第二章 隔离医院	16
第三章 隔离墙	23
第四章 掩埋队工作情形	26
第五章 消毒、预防注射与焚鼠	28
第六章 发动市民防疫与搞好公共卫生	32
第七章 染疫者避居地图	34
第八章 焚毁疫屋疫区	46
第九章 疫场清理	50
第十章 难以愈合的疮疤	57
附 录 考辨	59
后 记	74

## 宁波鼠疫始末



清朝末年的开明街

### 一、繁华的开明街

宁波开明街,得名于南宋时期的开明桥与开明坊。开明桥与开明坊之北,一度是鄞县署与后来的鄞县署驻地,因此,开明街其实是宁波城内最早的“县前街”,历唐、宋、元五百多年,这里是明州城内最热闹之所在。明、清两代,这里已经成为城厢中最成熟的商业街区之一。19世纪70年代末,英国循道会在开明街设开明讲堂,后来又在此办了斐迪小学。民国时期,商办宁波永耀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开明讲堂北侧建造了营业所大楼,随着甬江戏院、甬江电影院(1930年前后建,开明坊<sup>[1]</sup>)、民光戏院(1931年建,今民光影院前身)、天然舞台(1933年建,右营巷)、大光明戏院(1933年建,新街;后人民电影院,今宁波影都的前身)等戏院、影院相继开设于开明街一带,这里又成为市民文化娱乐生活中心,日夜熙熙攘攘、车水马龙。1935年,开明街进行道路改造,铺设了当年属比较稀罕的柏油路面。在老宁波的口碑中,凡列举老城内最繁华的街道时,总是东门街、开明街并称的。

八一三事变(1937年)后,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宁波成为中

[1] 坊,因时代不同而含义不同。南宋时的开明坊,实指开明牌坊;晚清、民国时的开明坊,实指街区、街坊,乃至兴建的石库门房屋。





1937年8月16日，栎社机场首次遭空袭轰炸。



1937年11月14日，日军轰炸江北岸火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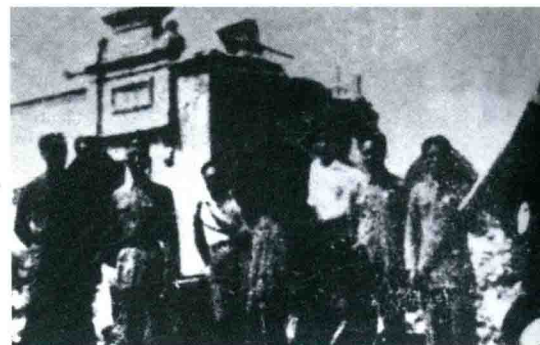
1939年底，日军轰炸灵桥。



1940年9月4日，日军再次轰炸灵桥。



1940年7月17日，日军攻入镇海。



1940年7月22日，中国军队收复镇海。

国东部沿海仅存的港口城市，在应对战时的种种民生与军备需求中呈现出短暂的繁荣，然战争的阴云也正逐渐逼近。1937年8月16日，栎社机场首次遭日寇空袭。这之后，宁波始终笼罩在日寇铁翼、炸弹的阴霾中，至少七次，日军是直接冲着城区而来，肆无忌惮地对平民发动袭击，给宁波人民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1940年7月17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对镇海发动进攻，下午5点攻入城内。但22日，即被中国军队赶下海。然日军侵占宁波港口的企图十分明显，宁波城已岌岌可危。

## 二、鼠疫的发生

1940年10月27日下午2点半左右,一架日军飞机入侵宁波城厢,一反常态,既没扔炸弹,也没撒传单,却投下大量麦粒和面粉。开明街一带上空顿时呈现一片淡黄色的云雾,屋瓦上则发出“沙啦啦”的响声,居民们都感到十分奇怪,一阵惊恐、疑惑之后,也未见有啥动静,就不以为意了。

善良的人们,固然不会把没扔炸弹的日机认作天使,但也根本没意料到,宁波已经遭到了无耻的偷袭。千百年来欢乐祥和的开明街,从此展开了悲惨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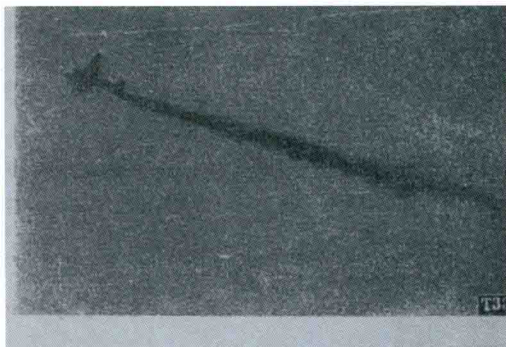
时值初冬干旱季节,但那天晚上却意外地下了一场雨。落在屋顶上的麦粒和面粉被冲刷下来,漂浮于居民露天七石缸的水面上。不久,水缸旁的石板缝里长出了麦苗,人们还发现跳蚤骤增,而且这些跳蚤个头比寻常的小,却罕见地有着红红的颜色,十分诡异。

两天后,中山东路与开明街一带,包括这后面的东后街上,生病的人渐渐增多,基本症状是头痛、高热、昏厥,甚至全身疼痛,让医生以为是恶性疟疾,但打了数支奎宁针剂后也未见痊愈。再后来发展为患者喉间(颈部)淋巴结肿胀,有的还伴有多处皮下出血。

到了10月31日,开明街66号的滋泉豆浆店赖福生夫妇双双暴亡,还有一位住在开明街16号的居民王正行,于29日发病,31日死于华美医院。后来发现他的死因与赖氏夫妇一样。

次日,即11月1日,竟然又有7人死亡。一时间,东后街内外悲哭哀号此起彼伏,而越来越多的人亦出现同样严重的症状,甚至陷入濒死的癫狂。

县东镇的镇长毛稼笙意识到情况的严峻,他于11月1日上午10时向鄞县卫生院报告疫情,并与院方达成共识:县东镇印制急诊券,凡染疫者可随时向镇公所索取,赶往中心医院急救。张方庆院长于下午带领医务人员赴疫区调查,发现患者5人,择症状稍轻者2人去中心医院检查,经孙金钰、周尧恒医师查诊,发现患者有感染鼠



上两图选自日本金子顺一《雨下撒布ノ基础的考察》(1941.8.11),《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一部。

疫的显著症状,怀疑为鼠疫,当即向县政府报告,请县政府卫生指导室抵疫区消毒。

那时,鄞县县长俞济民、浙江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徐箴刚于几天前离甬去永康方岩参加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召集的专员、县长会议(会期11月1日至8日),整个城厢内最高行政长官是县政府秘书章鸿宾<sup>[1]</sup>。

### 三、鼠疫的确认

开明街的疫情性质居然是烈性传染病中的天字第一号——鼠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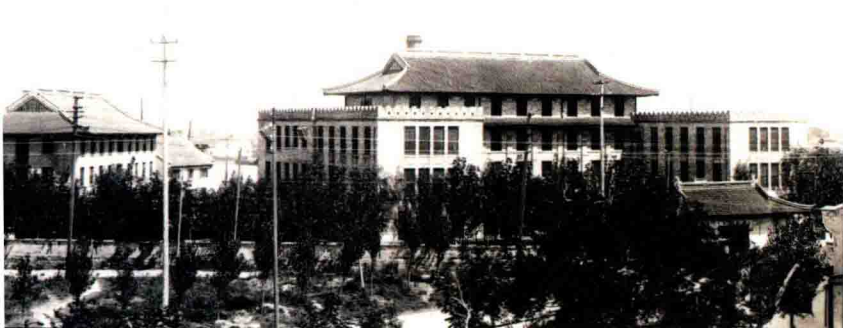
这让章鸿宾惊愕不已。在他与医务、防疫专家的紧急商讨,以及与几百里外的俞县长电报、电话汇报请示过程中,11月2日又发生死亡7人的严重疫情,促使这位警察出身的秘书,深感情势万分危急,他勇敢地担当起为首的责任来。

章鸿宾下达了封锁疫区的命令。

2日夜11点,鄞县县政府派出警察120余人,由防疫人员勘定疫区界线,随即由工程队以木桩、铁丝网将疫区围绕、封锁,分成内外两线。内线由保安警察负责,佩枪警戒,外线由行政警察负责。但处于病痛折磨与死亡威胁下的居民,无论得病与否,都设法突破尚属脆弱的封锁线,向四处逃散。

疫情面临蔓延开来的极大危险!

3日,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通过对患者作淋巴腺穿刺液检验,发现了病原体——鼠疫杆菌,并向报界发表疫情“实系鼠疫”的谈话。4日,浙东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时事公报》公开报道。县卫生院的怀疑,被华美医院证实。



华美医院,时为宁波最有影响的医疗机构。

[1] 章鸿宾,字讯秋,浙江诸暨人,浙江省立法政学校、北京警察高等学校毕业,1930年12月起任宁波公安局科长兼秘书,1939年7月起任鄞县县政府秘书,1943年1月任鄞县县政府秘书主任。1946年2月至8月代理慈溪县县长,口碑不错,却坚请辞职,县民曾先后致电时任浙江省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俞济民、南京陈布雷出面挽留,不成,旋任六区专员公署主任秘书,1948年3月任经济部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鄞县办事处秘书。由章氏的以上履历可知,自1930年至1947年,章鸿宾似乎始终在俞济民左右。据宁波档案馆旧政府档案,当时县府似乎只设秘书,而无秘书长的职位,章是秘书,到1943年才成为秘书主任。

#### 四、全面治理

封锁疫区的同时，章秘书组织官民力量与疫魔抢时间、争地盘——

1. 在民光戏院设立扑灭鼠疫临时办事处，在南门外大禹王庙设临时隔离医院，要求凡发现昏睡高热病人，即送临时办事处就诊，确诊后送隔离医院，其他医院不得接收疫区患者。

2. 对封锁区内 69 户住户、商店的板壁缝用白纸粘封，晚上起用硫黄熏蒸消毒 12 小时，并将室内地板、沿街阴沟石板撬开浇石灰水。

3. 将中山东路行人道及各户排水瓦筒掘毁，将北太平巷的阴沟堵塞，以断绝鼠类的地下通道。

4. 命令该地段商店停市，开明街所在的第一学区各小学停课，同时查明学生住处，凡疫区寄宿生禁止返家，走读生停止上课。

5. 县府电告各乡，通报疫情，要求发现疫情迅速报告。

3 日这一天，疫亡人数高达 13 人！

4 日，鉴于大禹王庙距疫区过远，输送病员不便，乃于疫区内同顺提庄设立甲部隔离医院，收治症状明显的病人。在疫区旁开明街上的开明讲堂设立乙部隔离医院，收容患疫嫌疑者。同时安排力量，搜索、追回从疫区外逃的避居者。

5 日的《时事公报》，章鸿宾以县长俞济民的名义发布鄞县县政府第 291 号布告，宣布宁波城厢发生鼠疫，疫区已严加封锁。华美医院丁立成院长经动物试验，检出鼠疫杆菌，至此确诊疫情属鼠疫无疑。同日早晨，县长俞济民偕省卫生处第三科科长王毓榛技正返甬，但因途中发生撞车事故，俞受伤住院，防疫工作仍由章鸿宾主持。

《时事公报》于该日起增刊“防疫专辑”，号召全体市民一齐起来扑灭鼠疫。灵桥镇公所刊登紧急通告，动员居民进行卫生大扫除，拒收疫区居民。县卫生院出布告收购老鼠（收购资金由毛稼笙捐助）。



鄞县县政府第 291 号布告，  
《时事公报》11 月 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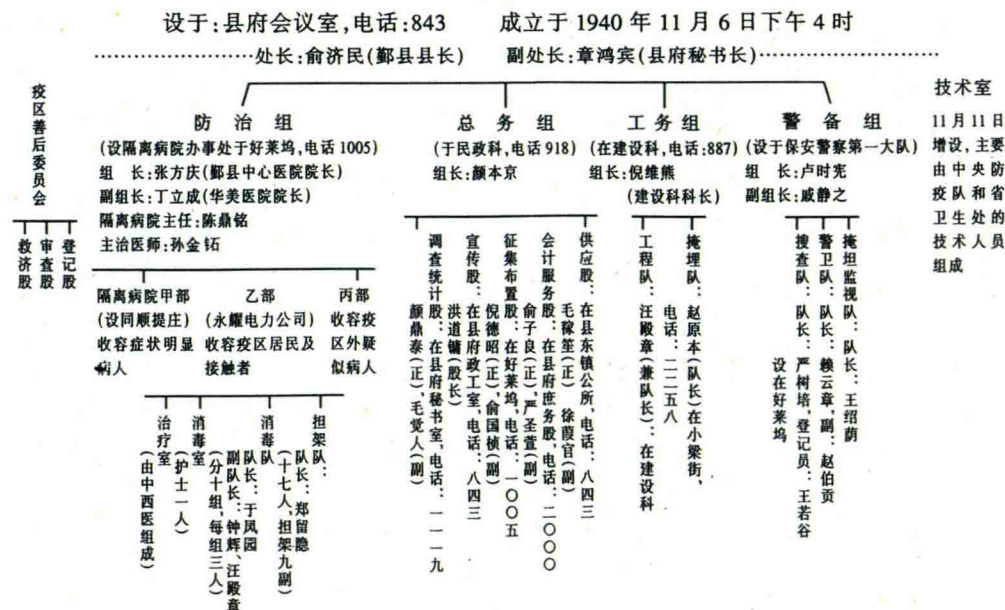
天然舞台等戏院发布联合启事：奉谕停演。各学校自即日起停课，教职工参加防治鼠疫宣传。中医师方毓麟在家召集国医服务社部分社员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医服务处，公推10名中医师参加隔离病院诊治。鄞县卫生院刊登《谈鼠疫之预防法》、《对于鼠疫之防治措置》两文，提请市民引起高度重视，积极配合政府的防治工作。国医罗济安则公布了治疗“百斯笃”（英语鼠疫音译）之特效方。

这天的防疫专辑，集中反映了11月2日以来章鸿宾主持的全城防疫应急动员的努力与成果，为日后成立的防疫处开展工作，赢得了时间、打下了基础。某种程度上说，宁波之所以能在一个月后彻底扑灭鼠疫，鄞县政府在这一突发的公共事务中能表现出不逊于现代政府所具备的应急反应能力，章鸿宾厥功至伟。

6日，中医服务处在上午7时至下午5时，入隔离医院为病人服务，每2小时由2人值班。患鼠疫唯一幸存者钱贵法在发病初，就曾由中医服务处的中医师治疗过。

该日下午4时，章鸿宾主持县政府会议，成立鄞县防疫处，与会者有县政府各科科长、有关部门代表、卫生人员等，防疫处由俞济民县长兼任处长，章鸿宾兼任副处长，下设防治组、总务组、工务组、警备组。该处除防治组外，可说是由大半个鄞县政

### 鄞县防疫处一览表



府组成的(教育科、财政科不在其中),此次会议也是鄞县防疫处的第1次会议。章鸿宾主持防疫处会议直到15日的第9次会议,之后,俞济民出席会议,任会议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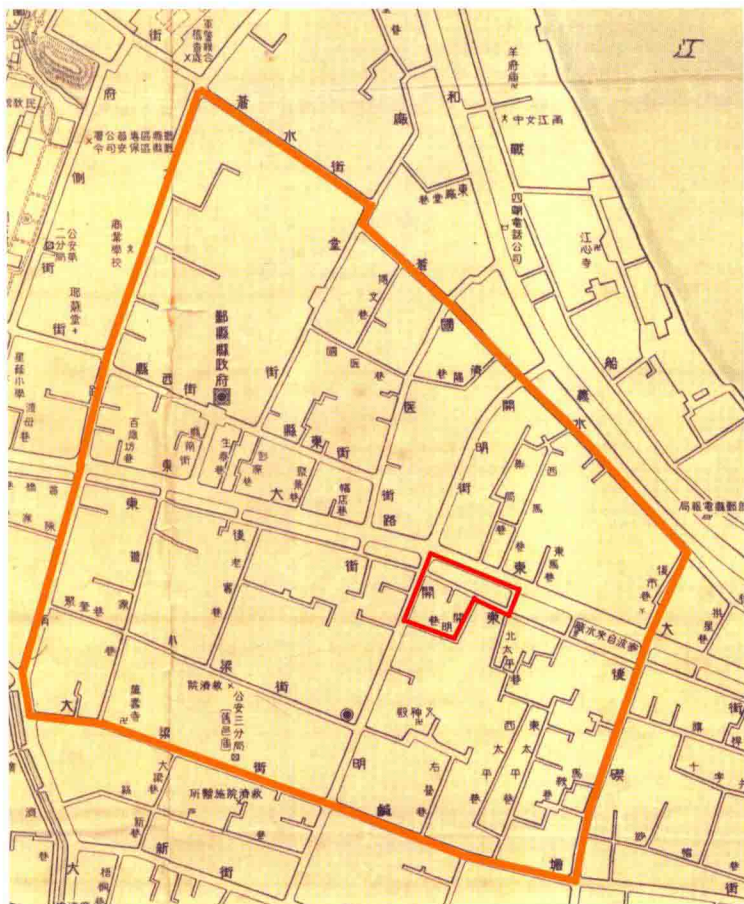
7日,将原设于开明讲堂的乙部隔离医院改设于开明庵,并改名为丙部隔离医院;另在永耀电力公司营业所大楼内增设隔离医院,称乙部,收容尚无症状的疫区居民及接触者。当日,搜索、追回嫌疑病人4人。决定加强封锁措施,在疫区周围建筑隔离围墙,除东后街、开明巷一部分利用原有围墙外,其余各处筑以高一丈、厚十寸的空斗墙,每丈间有实叠墩柱,墙内搪以灰浆,墙顶加弧形白铁皮压顶,以防鼠类窜越。隔离墙设门三处,分别在疫区以东朝中山东路、东后街朝开明街、开明庵朝开明街。

8日起,隔离围墙动工。第2次防疫会议决定,自次日起给苍水街以南、碓闸街以西、大梁街以北、南北大路以东区域内的居民,注射鼠疫预防针,由卫生院会同当地镇公所携带户口簿,按名注射。是日,专员徐箴、县长俞济民、宁波商会主席周大烈,联名致电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虞洽卿偕各同乡,通报鄞县发生鼠疫及防治等情况,并请热心桑梓的诸同乡,共同劝募经费,救济病黎。

至当日,甲、乙、丙三部隔离医院收诊治患者与观察者共165人,警备组搜查队从疫区外追回疫病嫌疑者14人。截至该日,因鼠疫死亡人数已达72人。

9日晨,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中央防疫队第17分队队长叶如棠偕队员4人抵甬,带来疫苗2900瓶,据称可供10万人注射。<sup>[1]</sup>

自此,宁波防疫中增加了国家力量,各项工作均有有条不紊地展开,疫情得到了有



注射疫苗区域与疫区示意图

[1] 据战时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印行的《中支ニ於ケルペスト防疫対策調査》,鼠疫疫苗注射,每人第一次0.5cc,第二次1.0cc。如此则十万人共需15万毫升,除以2900,约合每瓶50毫升。故推断陈氏所言不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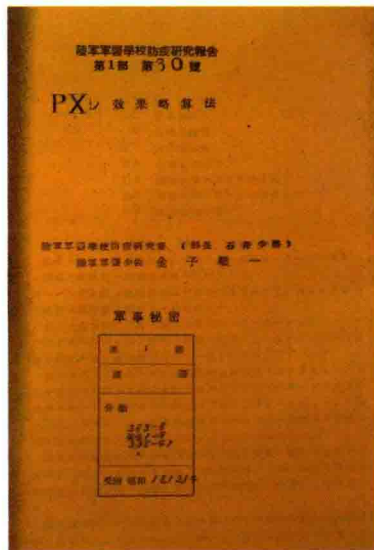
效的遏止。据统计,10日之后,除了逃亡避居者之外(如卢桂生一家),再无新增发病人数<sup>[1]</sup>;17日起,防疫日志上开始出现无人疫亡的情况。

此后的各项防疫工作,都是巩固并扩大防疫战果的措施。其中,搜索、追回避居于疫区外的染疫者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扑灭鼠疫的全过程。

11月30日晚,焚毁了疫区全部房屋,总计115户,137间。4个小时后,这处繁华的黄金商业街区变成了一堆堆瓦砾废墟。

鄞县政府动员、集结地方官民力量,齐心协力,在短短的33天内(1940年11月2日县府接到疫情报告起,到同年12月5日裁撤鄞县防疫处止),在付出了112条生命、117户144间房屋的惨痛代价后,取得了留下一位幸存者(钱贵法),从此根绝鼠疫流行的战果!这称得上是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迹!

鄞县县政府原计划通过社会募捐来帮助疫区居民,然而随着日军占领宁波,此事最终也不了了之。被焚毁的房屋等财产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



金子顺一论文集

## 五、迟到的真相

2002年8月27日下午1时30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判决已持续了5年之久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审判长岩田好二在审判中首次认定日军731部队等在中国发动细菌战并杀害无数中国人民的事实,但驳回了180名中国原告向被告日本政府提出的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要求。

时隔62年,日本方面终于承认,宁波鼠疫就是日军细菌战的恶果。

最直接的证据,来自日本学者奈须重雄2011年发现的日军731部队军医少佐金子顺一作于1943年12月14日的题为《PXノ效果略算法》的研究论文(P指鼠疫,X指跳蚤),而且给出了投放在宁波的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之数量:2公斤(每公斤有跳蚤170万只)。而且人

[1] 据容启荣《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11月11日至17日共7日内无新病例,至18日又发现一例,随后8日内疫势又似平息。但27日忽又发现3例,隔一天后,29、30日及12月1日三天内,每日又有1例,其最后一患者系于12月6日死亡,以后再无新病例发生。按已发现的病例,18日指陈德友,27日当指卢良娣、卢桂生、卢潘氏,29日指卢英娣,30日不详,12月1日指徐安行。这些疫亡者均避居于疫区外。

他们还从中得知，日寇原来更期待着的是“二次感染”的“战果”：他们希望鼠疫流行并再次造成至少 1450 人的死亡！

至此，宁波鼠疫的疫源，真相大白！——它是日寇对城市平民发动的极其无耻的细菌战偷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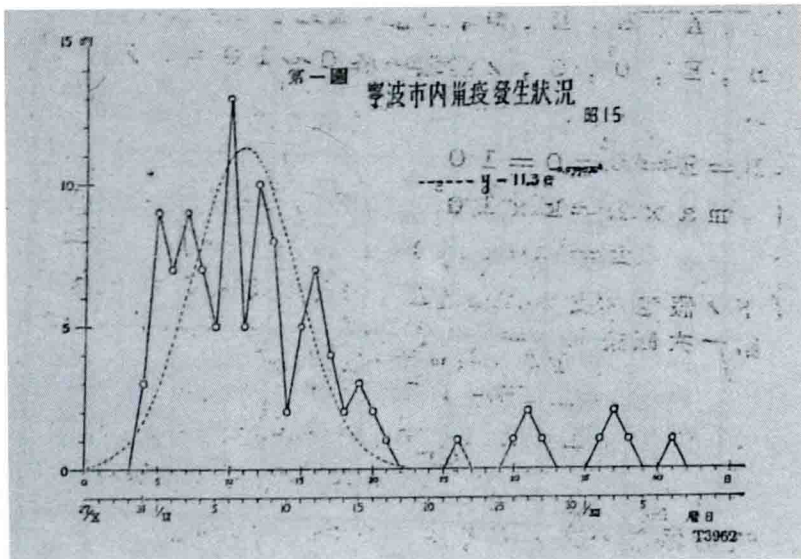
不宣而战的偷袭，是不光彩的军事行动；对平民发动军事偷袭，更是公然违反国际战争法规与惯例的战争罪行；而对平民发动以细菌为武器的偷袭，已经不属于战争行为的范畴，而是反人类的不赦恶行<sup>[1]</sup>。战后日本的每一次不道歉、不赔偿的司法判决，表明它决然放弃了善良的中国人民所给予的洗刷、自新乃至与过去决裂的一次次机会。日本，将因这 75 年前的恶行，而留下永远无法抹去的污垢！

同时，宁波扑灭鼠疫，也不再仅仅是一项公共卫生意义上防疫成功的案例，而是一场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悲壮抗战！

第一表 既往作战效果概见表

攻 略 日 期	投 弹 P X kg	伤 害		1.0kg 鼠 疫 剂			
		一 次	二 次	R p r	R	С о р	
1 5. 6. 4.	2 次	0.005	8	607	1600	123000	76,9
1 5. 8. 4.	1 次	0.010	12	2424	1200	243600	203.0
1 6. 1. 0. 4.	所 属	8.0	219	9060	26	1,159	44,2
1 8. 10. 2. 7.	1 次	2.0	104	1450	52	777	14,9
1 6. 1. 1. 4.	常 投	1.0	310	2500	194	1,756	9,1
1 7. 8. 1. 9.	1 次	0.131	42	9210	321	2,550	70,3

《PX / 效果略算法》一文中的《既往作战效果概见表》



《PX / 效果略算法》一文中的《宁波鼠疫攻击下逐日疫亡人数分布形态》

[1] 1907年10月18日，海牙第四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第二十三条：“除各专约规定禁止者外，特别禁止：（一）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第二十五条：“禁止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日本为缔约国，1911年12月13日批准该签署公约。中国于1917年5月10日加入公约并签署。





2004年10月，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在日作跨国诉讼